

## 第二章 鄭板橋生平與學習歷程

鄭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所處的時代背景是：清王朝入主中原，統治全中國以後，爲了政權的安泰，政治方面採取緩和的政策，經濟生產得以日漸恢復，社會秩序也漸安定的時代。爲了安撫民心，籠絡知識份子，施行極盡懷柔之麻醉措施：續辦科舉考試、廣開博學鴻儒科，薦舉山林隱逸之士，編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佩文齋書畫譜》等鉅著，但在標榜的「博學鴻詞科」背後，卻施行著史無前例的文字獄。於是在高壓與懷柔並行的政策下，清朝得以統治中原二百多年。

清朝重工商，尤以揚州爲盛，文藝活動亦隨之興盛。學術方面，專精力治樸學（亦可避文字之禍），文有重法度的桐城，詩則有神韻、性靈、格調等說法，鄭板橋卻能不落窠臼，在作品中展現具獨特性的理論，但欲從作品中窺究其文藝理論前，當然不能不先探究他的家世、生平、歷練等來由。

## 第一節 家世生平

清代的鄭板橋，是中國文學上的傑出名人，為「揚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絕詩書畫」聞名於世的書畫家、文學家。欲瞭解其為人思想進而探究作品內涵，當先就其生平進行通盤了解，本文將他的一生略分為「讀書及教書」、「揚州賣畫」、「求仕及遊覽」、「山東為官」和「不如歸去」五個階段來加以說明。

### 一、讀書及教書

鄭燮，字克柔，號理庵，又號板橋，又稱板橋道人、板橋居士、板橋老人。因為「板橋」這個稱號較為通行，所以本文也以「板橋」稱之。江蘇揚州興化縣人，生於清康熙三十二年（西元 1693 年），卒於乾隆三十年（西元 1765 年），享壽七十三歲。

鄭燮先世居蘇州，於明太祖洪武年間遷居興化北門城內的汪頭，於是成為江蘇興化人，至板橋已是第十四代。<sup>6</sup>曾祖父鄭新萬，字長卿，為邑庠生。祖父鄭湜，字清之，曾任儒官。父親鄭之本為長子，字立庵，號夢陽，為朝廷的廩生，品學兼優，家居授徒，受業者先後達數百人。叔父鄭之標，字省庵。侄兒鄭墨，字五橋，是庠生。

---

<sup>6</sup> 鄭燮五十七歲時寫的〈自敘〉一文說：板橋居士，姓鄭氏，名燮，揚州興化人。興化有三鄭氏：其一為「鐵鄭」，其一為「糖鄭」，其一為「板橋鄭」。居士自喜其名，故天下咸稱為鄭板橋云。見《鄭板橋集·補遺》（鼎文出版社），頁 185。又，本文採用板橋作品皆用《鄭板橋集》。下引文同此版本，不贅，只標明頁數。

母汪夫人，端嚴聰慧，是興化名士汪翊文之女。鄭燮在〈板橋自敘〉中說外祖父「奇才博學，隱居不仕。生女一人，端嚴聰慧特絕，即板橋之母也，板橋文學性分，得外家氣居多。<sup>7</sup>」可見板橋深得外祖父、母親等家風習染。可惜其母很早便去世，因此板橋可以說是由繼母郝夫人和乳母費氏撫養長大的。

談到板橋的家世，亦屬書香門第。至其父時，家道中落，雖有學養，卻僅考得個廩生，艱守家園，教幾個蒙童，生活相當清苦。鄭板橋出生時，生活仍舊十分拮据。板橋是獨子，生母汪夫人因長期積勞成疾，在板橋三歲時撒手人間，板橋〈七歌〉中自稱：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喚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鴉棲不穩庭槐斷。<sup>8</sup>

又於〈乳母詩·序〉稱：「燮四歲失母，育於費氏。<sup>9</sup>」三歲、四歲說法不同，原因在於〈七歌〉中所言為足歲，〈乳母詩·序〉為虛歲。五歲時，父親續娶郝氏。板橋的繼母郝夫人視他如己出，賢慧有愛心，可惜體弱，禁不住飢寒的煎熬，於板橋十四歲時即去世，但其

<sup>7</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敘〉，頁 185。

<sup>8</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二，頁 37。

<sup>9</sup> 《鄭板橋集·詩鈔》〈乳母詩·序〉，頁 72。

刻苦耐勞及慈愛的形象深植於心，就其〈七歌〉云：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抵。伏地啼呼面垢汗，母取衣衫為湔洗。嗚呼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sup>10</sup>

三歲喪母，現又失去後母，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真是極為不幸的遭遇。幸而乳母費氏是一位善良、勤勞、樸真的勞動婦女，給了鄭板橋悉心周到的照顧和無微不至的關懷，成了板橋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這位乳娘乃是他祖母的侍婢，感主人之恩，不顧自己的丈夫與孩子到鄭家來共度患難。每日清晨，揹負著瘦弱的板橋到市上作小販，寧願自己餓著肚子，總得先買個燒餅給孩子充飢。後來，她自己兒子雖當了八品官，請她回去享福，她仍寧可留在鄭家吃苦。據板橋〈乳母詩〉序中說：

乳母費氏，先祖母蔡太夫人之侍婢也。燮四歲失母，育于費氏。時值歲饑，費自食於外，服勞於內。每晨起，負燮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然後治他事，間有魚餐瓜羹。必先食燮，然後夫妻、子女可得食也。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

---

<sup>10</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三，頁 38。

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濺洗補綴，汲水盈缸滿甕，又買薪數十束積灶下，不數日竟去矣。燮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床敗几縱橫，視其灶猶溫，有飯一盞，菜一盂，藏釜內，即常所飼燮者也。燮痛哭，竟亦不能食矣。後三年來歸，侍太孺人撫燮倍摯。又三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六。方來歸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屢迎養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燮故。燮成進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八品官，復何恨！」遂以無疾終。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惡久。黃泉路迂闊，白髮人老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sup>11</sup>

可見費氏視板橋如親身骨肉般的養育，而板橋對這位乳母的撫育之恩也銘記在心，終身不忘，對她的敬重不言而喻，主僕間感情真摯，令人感動。

鄭板橋資質聰慧，三歲識字，少時隨父至真州毛家橋讀書。二十歲時回鄉從先輩陸種園先生學填詞。二十二歲開始繪畫創作，這可從他於乾隆二十八年(西元 1763 年)的題畫〈墨竹圖橫幅〉所說：

---

<sup>11</sup> 《鄭板橋集·詩鈔》〈乳母詩〉序，頁 72。

今年七十有一，不學他技，不宗一家，學之五十年不輟，亦非首而已也。<sup>12</sup>

他七十一歲時，說自己一生畫竹，「不學他技，不宗一家」，五十年不輟。推而知之，興趣加上本身的藝術天才，因此造就其書畫樣樣都精通。二十三歲娶妻徐夫人。大約在二十四歲左右考取秀才，獲得設塾課徒的資格。雖考上秀才，卻沒有馬上準備參加鄉試，其原因從板橋〈劉柳村冊子〉中透露了一些訊息：

板橋貌寢，既不見重於時，又為忌者所阻，不得入試。<sup>13</sup>

也就是說，板橋之所以考取秀才後未立即參加鄉試的原因，在於其貌不揚而被人輕視，及受嫉妒其才華者作梗而未能參加考試。

板橋二十六歲至真州之江村設塾教書，這可能是接受父親的勸告而接替老邁父親之教學工作，抑或謀生無門之因，但擔任塾師，原非板橋之所願，卻因受家庭經濟的壓迫，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教館詩〉中他回憶當時的心境：

---

<sup>12</sup> 周積寅、王鳳珠編著：《鄭板橋年譜》（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2。

<sup>13</sup> 《鄭板橋集·補遺》〈劉柳村冊子〉，頁200。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饑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sup>14</sup>

學生既然不多，收入自然有侷限，難怪他會自嘲是「半饑半飽清閒客」了。且教師工作無論怎麼做，都會被家長或學生批判，因此，這種工作是「無鎖無枷自在囚」。

雖然也有自己看重的學生，在苦中找到一些樂趣，如〈寄許生雪江三首〉所言：

其一云：

詩去將吾意，書來見爾情。三年俄夢寐，數語若平生。雨細窗明火，鴉栖柳暗城。小樓良夜靜，還憶讀書聲。<sup>15</sup>

其二云：

……妙墨疑懸漏，雄才欲唾珠，時時盼霄漢，待爾入雲衢。<sup>16</sup>

由上可看出他對學生的殷殷期盼。他又說：

---

<sup>14</sup> 《鄭板橋集·補遺》〈教館詩〉，頁 209。

<sup>15</sup> 《鄭板橋集·詩鈔》〈寄許生雪江三首〉，頁 36。

<sup>16</sup> 《鄭板橋集·詩鈔》〈寄許生雪江三首〉，頁 36。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

胸中勃勃遂有畫意。<sup>17</sup>

板橋於是利用這段清閒的日子，從事繪畫創作。但教館的生活畢竟不是他想要的，在〈村塾示諸徒〉詩中抒發其困頓失意之感，表示願過漁隱生活：

飄蓬幾載困青氈，忽忽村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葉寫，看書倦  
當枕頭眠。蕭騷易惹窮途恨，放盪深慚學俸錢。欲買扁舟從釣  
叟，一竿春雨一蓑煙。<sup>18</sup>

康熙六十一年（西元 1722 年），鄭燮三十歲，父親由於生活重擔的負累，便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了。老師陸種園也相繼去世，此時板橋已有二女一子，生活原本困苦不得志，再加上父亡、師逝的打擊，人生悲哀若此，他只有長歌當哭，透過詩詞來抒發心中愴痛，當時他為發抒內心的苦悶與痛楚而歌賦的就是〈七歌〉：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年擊

---

<sup>17</sup> 《鄭板橋集·題畫》〈竹〉，頁 161。

<sup>18</sup> 《鄭板橋集·詩鈔》〈村塾示諸徒〉，頁 40。



鼓吹筚篥。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偏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19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20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扑，心酸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屺，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六歌未闕思離家。<sup>21</sup>

由其中這三首，可看出他回顧自己而立之年卻一事無成的慨嘆。在家鄉教了幾年書，靠著微薄的學俸，撐起一家的經濟重擔，結束教學生涯後，更陷入生活困境，致「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年幼子女「寒無絮絡饑無糜」。加上老父又在貧病交迫中辭世，使他陷於困頓的深淵。這時的他意志十分消沉，志向又不在教書，對未來感到茫然，於是，他決定前往揚州發展，欲謀求一條新的出路。

<sup>19</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一，頁 38。

<sup>20</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五，頁 38。

<sup>21</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六，頁 39。

## 二、揚州賣畫

鄭板橋在三十歲以後即棄館至揚州賣畫爲生，自言「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在揚州賣畫十年期間，也穿插著一些旅遊活動。由他寫的十年作畫生涯詩〈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sup>22</sup>

得知他爲了生活，到揚州去賣字畫，賣畫因「不合時」，不對一般人品味因此無人賞識，很不得意。賣畫不順利，有時逛逛青樓，或借酒澆愁，顯得消沉。不幸的是禍不單行，這期間獨子鄭惇因營養不良餓死了，板橋作有〈哭惇兒五首〉，以志哀痛。

其一云：

天荒食粥竟爲長，慚對吾兒淚數行，今日一匙澆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嘗。

其二云：

歪角鬆兒好戴花，也隨諸姊耍盤鴉，於今寶鏡無顏色，一任朝

---

<sup>22</sup> 《鄭板橋集·詩鈔》〈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頁 108。

光滿碧紗。

其三云：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墳小膽怯風湍，荒途野鬼誅求慣，為訴家  
貧楮鏹難。

其四云：

可有森嚴十地開，兒魂一去幾時回？啼號莫倚嬌憐態，邏剎非  
爾父母來。

其五云：

蠟燭燒殘尚有灰，紙錢飄去作塵埃，浮圖似有三生說，未了前  
因好再來。<sup>23</sup>

詩中說出生活貧困，無法使其子受到良好照顧，導致孺兒早逝，  
自言愧對其子，字裡行間令人悲酸。

三十二歲出遊江西，於廬山結識無方上人和滿洲士人保祿。三十  
三歲，出遊北京，鄭方坤《鄭燮小傳》：

---

<sup>23</sup> 《鄭板橋集·詩鈔》〈哭孺兒五首〉，頁 39。

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游。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sup>24</sup>

得知與禪宗尊宿及其門羽林諸子弟交遊，放言高論，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

在這期間，結識了康熙第十一子，當時雍正帝之皇弟慎郡王允禧，即紫瓊（崖）主人或稱紫瓊（崖）道人，兩人相交甚歡。《紫瓊巖詩鈔》卷中，〈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

二十年前晤鄭公，談諧親見古人風。東郊繫馬春蕪綠，西墅彈棋夜炬紅。浮世相看真落落，長途別去太匆匆。忽看堂上登雙鯉，煙水桃花錦浪通。<sup>25</sup>

三十五歲（西元 1727 年），客於通州，仍以在揚州賣畫為主。

三十六歲時，有感於生活的壓力，使他決心要讀書求仕，於是讀書於

---

<sup>24</sup>鄭方坤撰：〈鄭燮小傳〉，在清李昉輯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三守令十九，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161（明文書局，1985 年）。禪宗尊宿指無方和尚，深通禪理。

<sup>25</sup> 《紫瓊巖詩鈔》卷中〈喜鄭板橋書自濰縣寄到〉，見於卞孝萱編：《鄭板橋全集》（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613。

揚州天寧寺，著手寫四子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名爲《四書手讀》。三十七歲時，完成〈道情十首〉的初稿，他寫出基層許多老百姓包括漁夫、樵夫、方外、書生、乞丐等等的清貧生活。三十九歲，妻徐夫人病歿，板橋有〈客揚州不得之西村之作〉詩，以誌喪妻之痛。詩曰：

自別青山負夙期，偶來相近輒相思。河橋尚欠年時酒，店壁還留醉後詩。落日無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曉鶯癡。野人話我平生事，手種垂楊十丈絲。<sup>26</sup>

鄭板橋十載揚州，結識了許多畫友，金農、黃慎等都與他過往甚密，對他的創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極大的影響。

### 三、求仕及遊覽

雍正十年（西元 1732 年）鄭板橋四十歲，是年秋，赴南京參加鄉試，中舉人，作有〈得南闈捷音〉詩：

忽漫泥金入破籬，舉家歡樂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載征途發達遲。何處寧親惟哭墓，無人對鏡懶窺帷。他年縱有毛公

---

<sup>26</sup> 《鄭板橋集·詩鈔》〈客揚州不得之西村之作〉，頁 47。

檄，捧入華堂卻慰誰？<sup>27</sup>

抒發中舉後的心情，雖然喜悅卻帶有哀愁，因親人凋零無法與他分享此時的榮耀。遊覽南京諸名勝，作有〈念奴嬌·金陵懷古〉詞十二首（〈石頭城〉、〈周瑜宅〉、〈桃葉渡〉、〈勞勞亭〉、〈莫愁湖〉、〈長乾裡〉、〈台城〉、〈胭脂井〉、〈高座寺〉、〈孝陵〉、〈方景兩先生廟〉、〈弘光〉）；至錢塘江觀潮，作有〈觀潮行〉、〈弄潮曲〉詩等。

板橋四十一歲時，仍以在揚州賣畫爲生，是年，叔父省庵先生去世。板橋的叔父省庵公，在板橋的成長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對這個年幼姪子的照顧與撫育，可謂關懷備至，所以板橋長大成人後，感念叔父當時呵護的情形說：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倦書逃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濕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聞雞號。

28

欲求深造，得友人程羽宸資助赴鎮江焦山讀書，準備參加京試。乾隆元年，四十四歲，在北京參加禮部會試，中貢士，五月參加

<sup>27</sup> 《鄭板橋集·詩鈔》〈得南闈捷音〉，頁49。

<sup>28</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四，頁38。

殿試，中二甲第八十八名進士，爲「賜進士出身」，特作並題詩曰：

「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板橋自敘〉：「板橋康熙秀才，雍正壬子舉人，乾隆丙辰進士。」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他的功名正好跨越了三朝。

四十五歲，滯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圖仕進，但未能得到授官派任的機會，於是南歸揚州，一面候官，一面賣畫。此時再到揚州賣畫已不同於以往，如今的他，擁有進士的身分，社會地位提高了，也已有了名氣，字畫的身價因此攀增，他的字畫連同舊作，都被當成墨寶，他慨於炎涼的世態，特地刻了一方印章蓋在他的作品上，印文爲「二十年前舊板橋」，多少也帶點自嘲的意味。他的生活水準大獲改善，應酬的詩文字畫作品漸多。

是年，乳母費氏卒，板橋特爲乳娘寫了一首詩〈乳母詩〉悼念她，詩前屢述患難恩撫的經過情景：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惡久，黃泉路  
迂闊，白髮人老醜，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sup>29</sup>

詩中所表達的哀思與感念，一如自己的母親。四十七歲，作七律

---

<sup>29</sup> 《鄭板橋集·詩鈔》〈乳母詩〉，頁73。

四首<sup>30</sup>贈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四十九歲，入京，候補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禮誠款待。據〈板橋自序〉（乾隆二十五年時所作）中所述：

紫瓊主人極愛惜板橋，嘗折簡相招，自作駢體五百字以通意，使易十六祖式、傅雯凱亭持以來。至則袒而割肉以相奉，且曰：『昔太白御手調羹，今板橋親王割肉，後先之際，何多讓焉！』

31

板橋受到如此禮遇，甚為感念。

#### 四、山東為官

鄭板橋五十歲時，即乾隆七年（西元 1742 年）春天，銓選得山東范縣令（兼署朝城縣知縣），開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將赴任，作〈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詩，從「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幽民」既表達對慎郡王的知遇之恩，也表達了自己要為國為民做一個好官的自信和決心。板橋曾經徘徊於「出世」與「入仕」之間，後來又對「入仕」苦苦追求多年的一個人，心中畢竟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也就是實現「達則兼濟天下」的心願，而今日，總算官職到手，用武之地既有，等待著他的就是發揮蓄積已久的才幹了，所以這時的板橋「躊躇

<sup>30</sup> 《鄭板橋集·詩鈔》〈再和盧雅雨四首〉，頁 116。

<sup>31</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序〉，頁 197。



滿志」。鄭板橋爲官有著自己的理想，他懷著「爲官當存君國」的願望，決心「立功天地，字養生民」，立志作一個親民之官。

訂定所作《詩鈔》、《詞鈔》，幾經修改，至此方定稿，由門人司徒文膏刻版。〈劉柳村冊子〉：「四十舉於鄉；四十四歲成進士；五十歲為范縣令，乃刻拙集，是時乾隆七年也。<sup>32</sup>」本有詞作數百首，因愧不如陳孟周的才華而悉數焚燬。

任山東范縣知縣，板橋爲官力求簡肅，不願擾民，視排衙喝道之類的禮儀如桎梏。爲察看民情，訪問疾苦，他不坐轎子，身著便服，腳穿草鞋到鄉下察訪。境內民風古樸淳厚，農民勤於勞作，民間訴訟事稀少。但每遇訴訟，板橋總是「屈盡情僞，鑿塞眾望」，力勘冤獄，審案廉明，釋放無辜百姓。一次，村民扭送一對青年男女至縣署。原來一個是和尚，一個是尼姑，因私下相愛而被抓。板橋細細盤問後，知曉他兩人皆出身貧苦，真心相愛，且年齡相當，於是當即拍板，「令其還俗配爲夫婦」此事一時傳爲美談。

鄭板橋爲官清正，秉公執法，明察暗訪，斷案如神，如：「石頭案」、「元寶案」、「紅薯案」、「蘭竹軼事」等，至今傳爲佳話。除惡邪，革舊弊，同情貧苦，深受范縣百姓愛戴，至今仍有「鄭板橋是清官，不圖銀子不愛錢」的民謠流傳。而板橋在〈贈范縣舊胥〉詩中寫道：

---

<sup>32</sup> 《鄭板橋集·補遺》〈劉柳村冊子〉，頁 198。

「范縣民情有古風，一團和藹又包容，老夫去後相思切，但願人安與歲豐。<sup>33</sup>」其愛民如子、關懷百姓之心始終不變。

五十二歲，饒氏生子。〈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sup>34</sup>，老年終再得子，以慰喪子、無子之憾。

鄭板橋在范縣期間，重視農桑，體察民情，因而深知民間疾苦；對於訟案，都以獨特並且盡人情的方式來止訟息爭；又常到農村巡視，教農民勤勞生產，改善生活。因如此與民親近，以致太守來縣署幾次都找不到他，爲此，他還作首〈范縣呈姚太守詩〉：

落落漠漠何所營，蕭蕭澹澹自為情。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無聊挂姓名。步襪青鞵為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閒眠看耦耕。<sup>35</sup>

來交待自己的去處。在題畫詩中，有一首詩描述鄭燮當時的生活是：

晨起江邊看竹枝，一團青翠影離離。牡丹芍藥誇顏色，我亦清

<sup>33</sup> 《鄭板橋集·補遺》〈贈范縣舊胥〉，頁 211。

<sup>34</sup> 《鄭板橋集·家書》〈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頁 18。

<sup>35</sup> 《鄭板橋集·詩鈔》〈范縣呈姚太守詩〉，頁 69。

和得意時。<sup>36</sup>

自從板橋成爲知縣後，過去經濟上的困苦可說是徹底得到改善，不再有沉重的負擔。而范縣在板橋革新吏治下，連年豐收，居民家家安樂，豐衣足食。因此，他在范縣的生活可用「清和得意」四個字來概括。雖過得愜意，但志不在此，思歸求去的念頭油然而生。

乾隆十一年(1746年)，鄭燮五十四歲，調升濰縣令。此次調升，板橋並不以之爲喜，因他嚮往的是林泉生活，就在板橋思歸之際，卻遇當地連年大饑荒。濰縣屬山東萊州府，城瀕濰河西岸，爲來往膠州與濟南必經之地，煤、鐵礦業尤其發達，既是交通樞紐又是貨物集散地，繁華富庶，素有「小蘇州」之稱。在濰縣連署七年，有五年卻遇到山東發生史上少有的大災害、大饑荒，民生塗炭，哀鴻遍野。而濰縣原本爲繁華大邑，也災荒連年，身爲「父母官」的他立刻投入了救災的工作。

他一面向清廷據實稟報災情，請求賑濟，一面大興工役，以工代賑，興修城池道路，招引遠近飢民赴工就食。他責令邑中大戶輪流開廠煮粥，供婦孺耄耋充飢，同時，迫富豪積粟者平價售糧，饑民得以活者無數。板橋自己也節衣縮食，爲飢民捐出官俸，刻印章「恨不得

---

<sup>36</sup> 《鄭板橋集·補遺》〈題畫·竹〉，頁223。

填滿了普天饑債」以志。

在最危急之時，他毅然決定私自打開官倉放糧，從官倉撥出大批穀子，由百姓憑領條借出，至秋後歸還。秋後災情未減，板橋又當著百姓的面把領條統統付之一炬，以上史事可見《重修興化縣志》卷八：

調濰縣，歲荒，人相食。燮開倉賑貸，或阻之，燮曰：『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發穀若干石，令民具領券借給，活萬餘人。上憲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輸，去之日，悉取券焚之。<sup>37</sup>

鄭燮有感於濰縣饑民外出逃生的慘相，賦〈逃荒行〉：「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sup>38</sup>」這首敘事詩如同一幅長長的畫卷，如歌如泣，真實地呈現了當時濰縣饑民賣兒、賣女逃往關外求生的淒苦。

五十七歲（西元 1749 年）秋，大熟，難民陸續還鄉，板橋作〈還家行〉<sup>39</sup>展現了饑荒過後，前夫、新夫、妻子之間的悲劇。為防水浸寇擾，還捐資倡眾大修濰縣城牆，作有〈乾隆修城記〉<sup>40</sup>以紀其事。

<sup>37</sup>引自《鄭板橋集·附錄》，頁 250。

<sup>38</sup>《鄭板橋集·詩鈔》〈逃荒行〉，頁 103。

<sup>39</sup>《鄭板橋集·詩鈔》〈還家行〉，頁 104。

<sup>40</sup>卞孝萱編：《鄭板橋全集》（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256。

但遺憾的是，他救災民卻無法救子，鄭燮五十七歲時，饒氏所生之子六歲，病殤於興化，又遭喪子，無後之慟甚劇。

五十九歲（西元 1751 年），海水溢，板橋至濰縣北邊禹王台勘災。鄭板橋作官意在「得志則澤加於民」，因而他理政時能體恤平民和小商販，改革弊政，並從法令上、措施上維護他們的利益，板橋在濰縣期間勤政廉政，深得百姓擁戴。鄭板橋在濰縣任上著述頗多，其〈濰縣竹枝詞〉四十首<sup>41</sup>描繪濰縣風俗，民生疾苦，尤為膾炙人口，以下略舉幾首說明。

詩人充分運用清新流暢、自然生動的語言特色以及質樸的敘述、深刻的揭露、鮮明的對比、隱喻的諷刺等技法來敘事、寫景、抒情、狀物，使全篇呈現出三幅形象鮮明的圖景—「富豪行樂圖」、「流民圖」、「世外桃園圖」，將讀者帶進三種截然不同的境界。

開篇幾首就是一幅色彩濃豔的「富豪行樂圖」：

三更燈火不曾收，玉膾金羹滿市樓。雲外清歌花外笛，濰州原  
是小蘇州。

鬥難走狗自年年，只愛風流不愛錢。博進已賒三十萬，青樓猶

---

<sup>41</sup> 《鄭板橋集·補遺》〈濰縣竹枝詞〉，頁 212。

伴美人眠。

美人家處綠楊橋，樹裏春風酒旆招。一自香銷怨南國，杏花零  
落馬蹄遙。

四面山光樹木深，良田美產貴千金。呼盧一夜燒紅蠟，割盡膏  
腴不掛心。

時已三更，酒樓歌榭上還是燈燭通明，笙歌鼎沸。這一組詩作為  
開場白，把濰縣上層社會驕奢淫逸的生活刻畫得入木三分。接著在下  
面的詩篇中，同樣活脫地畫出了一群商業暴發戶的形象：

豪家風氣好栽花，洋菊洋桃信口誇。昨夜膠州新送到，一盆紅  
豔寶珠茶。

大魚買去送財東，巨口銀鱗曉市空。更有諸城來美味，西施舌  
進玉盤中。

這些豪商大賈胸無點墨，信口雌黃，附庸風雅；生活極盡奢華，

飲食精美，貪求無厭。這些明顯貶義的刻畫，增強對濰縣上層社會恣情享樂的印象，並與詩人在後面描寫一堵高牆隔著兩個悲歡迥異的悲慘世界遙相呼應：

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併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簞鹽挑又被拏。

行鹽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貧？私賣怕官官賣絕，海邊餓竈化冤燐。

二十條鎗十口刀，殺人白晝共稱豪。汝曹軀命原拏得，父母妻兒慘泣號。

行頭攫得百錢文，爛肉燒腸濁酒醺。到得來朝無理料，又尋瞎賬鬧紛紛。

面上春風眼上波，秧歌高唱扮漁婆。不施脂粉天然俏，一幅纏頭月白羅。

東家貧兒西家僕，西家歌舞東家哭。骨肉分離只一牆，聽他答罵由他辱。

富豪們乘著連年災害，對良田實行大量的兼併，使得廣大的貧苦農民瀕於絕境，而官府又把這些不得已挑販私鹽的破產農民捉拿入獄。在天災的煎熬和官紳的聯合壓榨下，有「富豪都」之稱的濰縣尚且有「剝膚」之痛，那些同樣遭受天災人禍而經濟情況比濰縣還差的其他地區，情況就更令人不安了。循吏聽任窮黎遭受剝膚之痛而束手無策，只能依靠官樣文章的救災之書來畫餅充飢，豈不慚愧？深刻揭露了封建吏治官樣文書的虛偽性和欺騙性。<sup>42</sup>見微而知著，這貧富哀樂對比的情景，也顯示了整個社會上的貧富不均、哀樂殊途的懸殊。這部分貶損當道、直言無諱的詩歌，真實反映了一定深度的社會問題，可算是一幅悲憤的「流民圖」。

還有一組詠嘆濰縣優美的大自然景色如淳樸的鄉土民風的詩。這些詩語言雋雅、音調美、感情真摯。鄭板橋在這塊安身立命的小邑名城，灌注了自己七年的心血，情深且真摯地藉由詩歌來傳達他對濰縣人民的熱愛，並用自己主觀想像描繪出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圖」：

---

<sup>42</sup>林書珍：〈鄭板橋〈濰縣竹枝詞〉賞析〉（《蒲峪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頁35。



幾家活計賣青山，石塊堆來飾繡斑。水流曲曲樹重重，樹里春  
山一西峰。

落暮回車人半醉，亂鴉聲裡唱歌還。茅屋深藏人不見，數聲雞  
犬夕陽中。

在詩中，鄭板橋還發出宏願：「留取三分淳樸意，與君攜手入陶  
唐。」詩人夢想要和大家一起用淳樸的濰縣風氣代替奢靡，這樣就可  
共同進入理想的唐堯時代。

他先後做過山東范縣及濰縣的縣令，深入民間，洞悉民間的疾  
苦，終因救災而得罪了大吏，冤枉被參，他宦情已薄，毅然辭官返鄉。  
臨行前，他畫竹惜別濰縣士民，並題詩贈道：「烏紗擲去不為官，囊  
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sup>43</sup>」表現了他那  
冰清玉潔的高尚情操。板橋僅雇用三頭毛驢，踏上了歸途。其一自乘，  
墊著簡單的行李；其一馱書兩夾板，上面橫擔著阮弦（樂器）一把；  
其一小皂隸騎著作前導。真可謂一身清氣，兩袖清風。又為惜別僚屬，  
畫了一幅菊花，也題上詩：「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  
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sup>44</sup>」必須曠達的心胸，才能自然流

<sup>43</sup> 《鄭板橋集·題畫》〈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頁 164。

<sup>44</sup> 《鄭板橋集·題畫》〈畫菊與某官留別〉，頁 175。

露出這般的瀟灑。直到他臨終那年畫竹時還說：「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秋風。<sup>45</sup>」畫如其人，詩如其人。鄭板橋浪漫率真地表達了鄙視官場腐敗、淡泊個人名利的凜然正氣，這在貪官成群、污吏橫行的當時，確實是不可多得的。總觀板橋的仕宦生活，如鄭方坤說的：

世方以武健嚴酷為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為，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不（否）則罵譴訶及矣。<sup>46</sup>

鄭板橋處處為人民著想，時時幫助窮人，相對必然得罪商賈、富人。〈書事〉作者法坤宏說：

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群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飢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據案大罵：馱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捽頭鯨

<sup>45</sup> 《鄭板橋集·補遺》〈題畫〉，頁 222。

<sup>46</sup> 清鄭方坤：《清朝詩人小傳》卷四〈板橋詩鈔小傳〉（廣文書局，1971年9月），頁 36。

面驅之出。」<sup>47</sup>

爲救濟百姓，最後終於得罪大吏而罷官。板橋去官之日，濰縣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並爲他建生祠。

板橋曾當過十二年七品官，他清廉剛正，在任上，他畫過一幅墨竹圖，上面題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sup>48</sup>」一詩中借竹抒懷，以竹聲喻民間疾苦，委婉地表達出作者心連民間、情繫百姓的一片深情，所以他對下層百姓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對民情風俗有著濃重的興趣，在他的詩文書畫中，總是不時地透露著這種清新的內容和別致的格調。

同時，在他十餘年的做官生涯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在他謝世二十八年後，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時「督山東學政」的後鄉賢阮元在其〈題板橋先生行吟圖〉中說：「板橋先生出宰濰縣，愛民有政迹。余督學時，濰之士人猶感道之不衰。片紙隻字，皆珍若圭璧，固知此君非徒以文翰名世也。<sup>49</sup>」而《清史稿》亦說板橋「官山東濰縣知縣，有惠政。<sup>50</sup>」，可見，他是一位難得的愛民父母官。

不管生活怎樣的失意，他仍真率不變，仁愛不變，所謂：

<sup>47</sup>法坤宏：《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三〈書事〉守令十九，頁10。

<sup>48</sup>《鄭板橋集·題畫》〈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承括〉，頁163。

<sup>49</sup>卞孝萱編：《鄭板橋集》（齊魯書社，1985年6月第1版第一刷），第568頁。

<sup>50</sup>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46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年），第13914頁。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sup>51</sup>

說的正是他一生堅韌個性。「青山」是板橋的高潔理想，「破岩」則是無情的現實，風霜如刀劍般「千磨百擊」，可是他都已挺過來，無所畏懼了。

張壽平先生在他撰寫的「鄭燮」一文裡說：「鄭氏一生從平民生活到仕官生活，又從仕官生活回到平民生活，其淳樸真摯，始終如一。他忠實於自己，忠實於文學藝術，因之他的作品是有生命的，且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性格與面貌，也就是樹立了他的人格與風格。<sup>52</sup>」這幾句話充分說出鄭板橋始終如一的真性情。

除忙於縣政外，並重訂《家書十六通》、《詩鈔》、《詞鈔》，手寫付梓；作〈十六通家書小引〉，序〈後刻詩〉、〈詞鈔〉。鄭板橋五十六歲（西元 1748 年）時，乾隆皇帝出巡山東。鄭板橋為書畫史，參與籌備，佈置天子登泰山諸事，臥泰山絕頂四十餘日，常以此自豪，〈板橋自敘〉說：

乾隆十三年，大駕東巡，燮為書畫史，治頓所，臥泰山絕頂四

---

<sup>51</sup> 《鄭板橋集·題畫》〈竹石〉，頁 175。

<sup>52</sup> 鄭板橋：《鄭板橋全集》（台南：大夏出版社，1983 年 4 月初版），頁 3。

十餘日，亦足豪矣。<sup>53</sup>

爲此，鐫一印章云：「乾隆東封書畫史」，以志其榮遇。乾隆十六年（西元 1751 年），鄭燮五十九歲，作六分半書「難得糊塗」匾額：

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乾隆辛未秋九月十九日，板橋。

54

真是一句平淡有味的名言，他所題的「難得糊塗」，可能有兩種含意，一方面似有鑒於官場中的糊塗，他難得那種糊塗，只有及早抽身。另一方面當是看透世態，爲免多惹煩惱，不妨糊塗一點。他能保全這種糊塗，也正因他的率真，才能顯得如此的灑脫。

屆花甲之年，已服官十年，由〈思歸行〉詩、〈唐多令·思歸〉、〈滿江紅·思家〉詞顯露出他此時的心緒。〈思歸行〉詩：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心軫念之，佈德回穹蒼。東轉遼海粟，

<sup>53</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敘〉，頁 186。

<sup>54</sup> 卞孝萱編：《鄭板橋全集》（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426。

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艤艫竭太倉。金錢數百萬，使宜為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為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臣也實不材，吾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氈猶在床。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為伴，春雨鶴謀梁；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sup>55</sup>

感慨山東荒歲，已無良策，而服官十年，不材，沒有救災之策，早有歸鄉之想，所謂「秋雲雁為伴，春雨鶴謀梁；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可知。

〈唐多令·思歸〉：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餘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鬢，有誰憐？官舍冷無烟，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sup>56</sup>

<sup>55</sup> 《鄭板橋集·詩鈔》〈思歸行〉，頁 104。

<sup>56</sup> 《鄭板橋集·詞鈔》〈唐多令·思歸〉，頁 142。

又〈滿江紅·思家〉：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紅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圓，櫻桃顆。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sup>57</sup>

十年宦海生活，使他對於官場的黑暗非常厭倦，想脫去烏紗帽歸返田園之志愈益強烈。

## 五、不如歸去

在濰縣七年，「吏治文名，為時所重」、「民於順處皆成子，官到閑時更讀書。」，板橋無論是在吏治還是詩文書畫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板橋洞察了官場的種種黑暗，行事也不為當時有錢有權的中上層所容，「立功天地，字養生民」的抱負既然難以實現，歸田之意更與日俱增。

終於在乾隆十七年底、十八年初因為民請賑忤大吏而辭去知縣職務，年六十一歲。十二年宦海浮沉，最後是棄官而歸，然而他心中坦

---

<sup>57</sup> 《鄭板橋集·詞鈔》〈滿江紅·思家〉，頁 143。

然。是年正月，作〈隸書扇面〉以言志，題曰：

老困烏紗十二年，游魚此日縱深淵。春風盪盪春城闊，閒逐兒童放紙鳶。買山無力買船居，多載芳醪少載書。夜半酒酣江月上，美人纖手炙鱸魚。 乾隆癸酉太簇之月，板橋鄭燮罷官作二首。<sup>58</sup>

「游魚縱深淵」很好的棄官歸田寫照。此後可以以船載酒，美人烹炙鱸魚，過著浪漫的生活。

乾隆十八年（西元 1753 年）春，鄭燮欲南歸揚州。濰縣人民對他極為感戴，離濰去官日，百姓痛哭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之，並為建立生祠。板橋別濰縣紳士民，為作竹圖並題識，〈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sup>59</sup>

畫竹垂釣是此後最佳嚮往生活。去官以後，板橋賣畫為生，往來

<sup>58</sup> 卞孝萱編：《鄭板橋全集》（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6月第1版第一刷），頁327。

<sup>59</sup> 《鄭板橋集·題畫》〈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頁163。



於揚州、興化之間，與同道書畫往來，詩酒唱和。

乾隆十九年春（西元 1754 年），鄭板橋六十二歲，遊杭州，復過錢塘，至會稽，探禹穴，遊蘭亭，往來山陰道上。在〈寄弟墨書〉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過錢塘江，探禹穴，遊蘭亭，往來山陰道上，是平生快舉，而吼山尤妙，待歸來一一言之。<sup>60</sup>

也許這次南遊真把十二年為官所積下的悶氣散盡了。

六十五歲（西元 1757 年），參加了兩淮鹽運使虞見曾主持的虹橋修禊，並結識了袁枚，互以詩句贈答。這段時期，板橋所作書畫作品極多，流傳極廣。西元 1765 年 1 月 22 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橋卒，葬於興化縣城東的管阮莊，享年七十三歲。板橋雖有二子但均早卒，以堂弟鄭墨之子鄭田承嗣，孫鎔，曾孫國璋。有二女，長適趙，次適袁。

鄭板橋乃康熙秀才（二十四歲）、雍正舉人（四十歲）、乾隆進士（四十四歲），雖才華蓋世，跨越三朝，然五十歲時才做了個七品芝麻官，且一生仕途不順。綜觀鄭板橋身世窮困，雖身無長物，但他落

---

<sup>60</sup> 《鄭板橋集·補遺》〈寄弟墨書〉，頁 205。

拓、求學、仕官、狂傲、睿智、情感、交游、文學、藝術、糊塗的人生際遇磨練了他的性格，不僅展現出其個人的悲歡沉浮，使其悟出「難得糊塗」的人生真諦，還造就出其藝術上詩書畫三絕的成就，亦代表其所處時代某些致力於求入仕、關心人民的疾苦但卻不得一展襟懷的有志之士者。

## 第二節 學習歷程

鄭燮曾說過：「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據血性為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sup>61</sup>」強調的是自出己意，鄭板橋也曾在家書中指出，學者讀書、做學問，當自出眼孔，自豎脊骨，但他並非不重視學習古人。受清人重學之時風的影響，鄭燮十分強調讀書向學，一方面把讀書視作士人修身養性的必由之路：「將以開心明理，內有養而外有濟也。<sup>62</sup>」。另一方面他又認為，讀書明理是創作的一個重要條件：「讀書深，養氣足，恢恢遊刃有餘地矣。<sup>63</sup>」這種觀點源於孟子的「養氣」說。

鄭燮指出，只有「深得讀書三味」，創作「便有一種不可羈勒之處」，而「落筆晶明洞徹，如觀火觀水也<sup>64</sup>」。可見，他之重學，決不是為了在詩文中堆垛故實或作考據，而是要以學問來提高自身修養，

---

<sup>61</sup> 《鄭板橋集·詩鈔》〈偶然作〉，頁 34。

<sup>62</sup> 《鄭板橋集·補遺》〈與江賓谷、江禹九書〉，頁 203。

<sup>63</sup> 《鄭板橋集·補遺》〈與江賓谷、江禹九書〉，頁 202。

<sup>64</sup> 《鄭板橋集·補遺》〈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頁 182。

增長個人的才識，以便能更好地抒寫自己的性情。

## 一、受教過程

鄭燮重視讀書，他的讀書生涯可以說是由父親啓蒙的，鄭板橋資質聰慧，三歲識字，六歲時開始隨父親讀書，至八、九歲已能作文聯對。少時便隨其父至真州毛家橋讀書，據《鄭板橋集》的記載：

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為士先。教授生徒數百輩，皆成就。板橋幼隨父學，無他師也。幼時殊無異人處，少長，雖長大，貌寢陋，人咸易之。又好大言，自負太過，漫罵無擇。諸先輩皆側目，戒勿與往來。然讀書能自刻苦，自憤激，自豎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淺入深，由卑及高，由邇達遠，以赴古人之奧區，以自暢其性情才力之所不盡。人咸謂板橋讀書善記，不知非善記，乃善誦耳。板橋每讀一書，必千百遍。舟中、馬上、被底，或當食忘匕箸，或對客不聽其語，並自忘其所語，皆記書默誦也。<sup>65</sup>

由這段文字，我們知道板橋他並非翩翩公子，而是一位容貌並不出眾的人物，但是他這種專心致志，孜孜矻矻讀書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敬佩。由於父親立庵當時可能在真州毛家橋（今江蘇省儀徵市真

---

<sup>65</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敘〉，頁 185。

州鎮之毛家橋)設教館，板橋又能夠專心學習，其父爲要讓他及早成才，所以在他十七歲左右就讓他到真州毛家橋讀書，後來他回憶這段求學生涯說：

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閑步。潮去則溼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儵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於竹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癢癢。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儵戲相逐。日影天光暫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毫為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肅。」<sup>66</sup>

在真州毛家橋讀書之餘，在竹林中散步，見游魚在水中嬉戲，這種情境是多麼的悠閒，多麼的富於詩意，想必這段日子對他的學習有相當重要的裨益。至二十歲時又回到故鄉，跟隨同鄉前輩陸震(種園)先生學填詞，如據《重修興化縣志》卷八，〈人物志·文苑〉的記載：

陸震，字仲子，一字種園。廷掄子。少負才氣，傲睨狂放，不

---

<sup>66</sup> 《鄭板橋集·題畫》〈爲馬秋玉畫扇〉，頁165。

為齷齪小謹。宋塚宰犖巡撫江南，期以大器。震澹於名利，厭制藝，攻古文辭及行草書。貧而好飲，輒以筆質酒家，索書者出錢為贖筆。家無儋石儲，顧數急友難。某負官錢，震出其先儀部奉使朝鮮方正學輩贈行詩卷，俾質金以償。後遂失之，某慝甚。震曰：『甌已破矣。』與其人交契如初。詩工截句，詩余妙絕等倫，鄭燮從之學詞焉。所填甚夥，身後無子，稿半佚。同里劉宗需搜羅蒼萃，屬休寧程某鋟版行世。<sup>67</sup>

可見板橋所師事的詞學陸種園老師，是一位家境貧寒又好飲酒的飽學之士。當我們閱覽《鄭板橋全集》或《鄭板橋集》時，可以發現板橋多次提到這位恩師，例如：

陸種園先生諱震，邑中前輩，燮幼從之學詞。<sup>68</sup>

又如：

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峰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為。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干人氣先塞。先生貧病老

<sup>67</sup> 《重修興化縣志》卷八〈人物志·文苑〉，引自周積寅、王鳳珠編著：《鄭板橋年譜》（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7~18。

<sup>68</sup> 《鄭板橋集·詞鈔》〈自序〉，頁121。

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69

依〈七歌〉的記載，他當時與竹樓王國棟、桐峰顧于觀同塾。

板橋一再書寫，表現了對老師的敬佩之情。在鄭燮自訂的《詞鈔》中，附錄了陸種園的兩首作品，可看出師生兩人間的情誼，其中〈弔史閣部墓〉一詞中說：「……十萬橫磨刀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虹掛。難禁恨淚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畫。<sup>70</sup>……」；又〈贈王正子〉：「……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sup>71</sup>」陸震的詩詞集世所罕見，由於板橋的附刻於《詞鈔》和書寫，使得陸震的部分詩詞和板橋《詞鈔》、書法一起流傳下來。

陸震貧而有志氣，詩詞清新疏蕩，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鄭燮早期的詞作，無論是風格還是思想、內容，都與之非常相像，如「得志澤加於民」的思想以及充滿真淳硬直之氣的風格，皆可看出陸種園對鄭燮的影響。

## 二、讀書要訣

鄭板橋愛讀書，對讀書頗有心得，歸納其經驗之談有四大要訣，

<sup>69</sup> 《鄭板橋集·詩鈔》〈七歌〉之七，頁 39。

<sup>70</sup> 《鄭板橋集·詞鈔》〈弔史閣部墓〉，頁 131。

<sup>71</sup> 《鄭板橋集·詞鈔》〈贈王正子〉，頁 145。

當可提供後代讀書人參考：

### （一）精研

鄭板橋主張讀書要慎選書籍，求「精」不求多，精讀方能掌握重點，分清主次。他在〈板橋自序〉中說：「板橋居士讀書，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運多，徒多徒爛耳。<sup>72</sup>」古往今來，書籍浩瀚如海，無奈學海無涯但生命有限，終其一生也不可能讀遍天下所有的書籍。基於此，他說：「《五經》、《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讀，便是駮子；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詩人，家家都學，便是蠢才。<sup>73</sup>」如果讀書不善選擇，勢必導致「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為用錢苦」了。因而他主張「十分學七要拋三，各自靈妙各自探。」鄭板橋認為「精」，除了精讀，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還要去發現書中各種疑點和問題，從而評論文章的真偽優劣提出高於原文內容的新思想和新觀點。

### （二）默誦

鄭板橋主張讀書時要朗誦默記、爛熟於胸，且意念專一，全心投入書本上。「每讀一書，必千百遍。舟中、馬上、被底，或當食忘匕筯，或對客不聽其語，並自忘其所語，皆記書默誦也，書有弗記者乎？」

<sup>72</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序〉，頁 196。

<sup>73</sup> 《鄭板橋集·補遺》〈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頁 183。

<sup>74</sup>」然而，默誦並不等於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他認為，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只有在理解的基礎上背誦的東西，才會爛熟於胸中。不然，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之間無多，往往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看即過。另外，讀書時要專心一意，「心到」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 （三）創新

鄭板橋強調讀書要有「特識」，就是要有所創新，依樣畫葫蘆、拾人牙慧，無有是處。他主張廣泛學習諸如「《五經》、《左》、《史》、《莊》、《騷》……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sup>75</sup>」，通過學習古人，融會貫通，最終自成一家，正是鄭燮的高明之處。誠如其〈跋臨蘭亭敘〉所說：「板橋道人以中郎之體，運太傅之筆，為右軍之書，而實出以己意，並無所謂蔡鍾王者，豈復有蘭亭面貌乎！……若復依樣葫蘆，才子俱歸惡道。<sup>76</sup>」古今中外，凡在事業上有所建樹者無一不是敢於懷疑、善於思考、勇於探索、有獨創性之人。

鄭板橋主張讀書者要有特識，「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豈復為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sup>77</sup>」，既不要死讀書、讀死書，又不要對任何事物進行主觀臆斷，唯有尊重書又不迷信書，通過讀書、思

<sup>74</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敘〉，頁 186。

<sup>75</sup> 《鄭板橋集·補遺》〈與江賓谷、江禹九書〉，頁 202。

<sup>76</sup> 《鄭板橋集·補遺》〈跋臨蘭亭敘〉，頁 185。

<sup>77</sup> 《鄭板橋集·家書》〈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三書〉，頁 12。



考而有合情合理地發現，這跟孔子所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樣也強調學思並重。如此才能勇於創新，有獨樹一幟的見解。

#### （四）善問

鄭板橋主張在讀書時，要多想好問，勇於向他人討教，不可自欺，不懂裝懂，他說：「學問二字，須要拆開來看，學是學，問是問。今人有學而無問，雖讀萬卷書，只是一條鈍漢爾。」他稱讚紫瓊崖主人：「讀書好問，一問不得，不妨再三問，問一人不得，不妨問數十人，要使疑竇釋然，精理迸露。故其落筆晶明洞徹，如觀火觀水也。<sup>78</sup>」鄭板橋闡明「學」與「問」的關係，學是求知的起步、基礎，問是求知的鑰匙、思考的起點，是從無知轉化為有知的重要過程。而且更強調了不恥下問、勇於發問，對求學者和做學問者都很有啓發意義。

另外，鄭燮之尚讀書，除了非「好讀書而不求甚解」，更不是閉門之讀。相反地，他十分注意將詩人的讀書與閱世相結合：「板橋非閉戶讀書者，長遊於古松、荒寺、平沙、遠水、峭壁、墟墓之間。然無之非讀書也。<sup>79</sup>」；又「板橋遊歷山水雖不多，亦不少；讀書雖不多，亦不少；結交天下通人名士雖不多，亦不少。初極貧，後亦稍稍富貴，富貴後亦稍稍貧。故其詩文中無所不有。<sup>80</sup>」鄭燮這種讀萬卷書、行

<sup>78</sup> 《鄭板橋集·補遺》〈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頁 182。

<sup>79</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敘〉，頁 188。

<sup>80</sup> 《鄭板橋集·補遺》〈板橋自序〉，頁 197。

萬里路的卓越識見，既是對宋以來學風的繼承，又與同時代的一些漢學家相呼應。

通過「自出眼孔、自豎脊骨」的讀書，以及山川萬物、世態人情的閱歷，作家的眼界開闊了，自然能夠達到無古無今、獨樹其幟。